

二十四史

精编



文化百科丛书

宋 涛 主编

上海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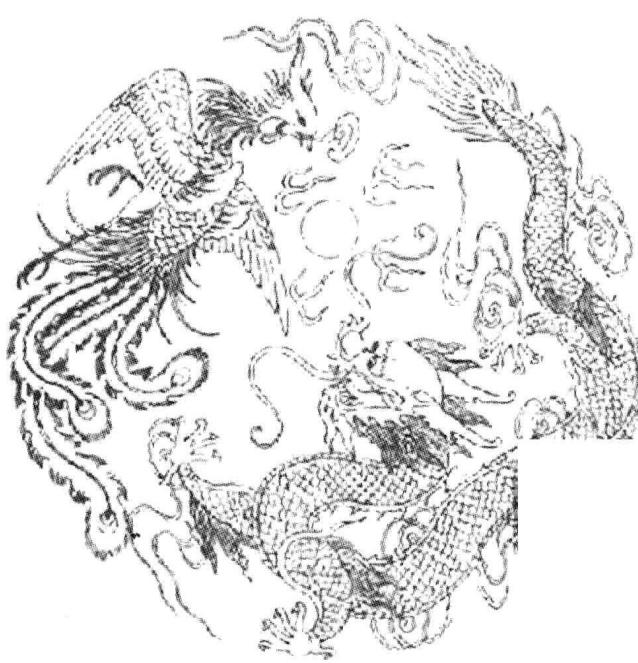
文化百科丛书

二十一史精编

貳

主编 宋 涛

辽海出版社





南齐书

周盘龙传

——《南齐书》卷二十九

【原文】

周盘龙，北兰陵兰陵人也。宋世土断，属东平郡。盘龙胆气过人，尤便弓马。泰始初，随军讨赭圻贼，躬自斗战，陷阵先登。累至龙骧将军、积射将军，封晋安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元徽二年，桂阳贼起，盘龙时为冗从仆射、骑官主、领马军主，随太祖屯新亭，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，与贼对阵，寻引还城中，合力拒战。事宁，除南东莞太守，加前军将军，稍至骁骑将军。升明元年，出为假节、督交广二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未之官，预平石头。二年，沈攸之平，司州刺史姚道和怀贰被征，以盘龙督司州军事，司州刺史，假节、将军如故。改封沌阳县。太祖即位，进号右将军。

建元二年，虏寇寿春。以盘龙为军主、假节，助豫州刺史垣崇祖决水漂渍。盘龙率辅国将军张倪马步军于西泽中奋击，杀伤数万人，获牛马辎重。上闻之喜，诏曰：“丑虏送死，敢寇寿春，崇祖、盘龙正勒义勇，乘机电奋，水陆斩击，填川蔽野。师不淹晨。西蕃克定。斯实将率用命之功，文武争伐之力。凡厥勋勤，宜时铨序，可符列上。”盘龙爱妾杜氏，上送金钗镊二十枚，手敕曰：“饷周公阿杜。”转太子左率。改授持节，军主如故。

明年，虏寇淮阳，围角城，先是上遣军主成买戍角城，谓人曰：“我今作角城戍，我儿当得一子。”或问其故？买曰：“角城与虏同岸，危险具多，我岂能使虏不敢南向。我若不没虏，则应破虏。儿不作孝子，便当作世子也。”至

虏围买数重，上遣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救之。敕盘龙曰：“角城涟口，贼始复进，西道便是无贼，卿可率马步下淮阴就李领军。钟离船少，政可致衣仗数日粮，军人扶淮步下也。”买与虏拒战，手所伤杀无数。晨朝早起，手中忽见有数升血，其日遂战死。

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入陷阵，虏万余骑张左右翼围绕之，一骑走还，报奉叔已没，盘龙方食，弃箸，驰马奋稍，直奔虏阵，自称“周公来！”虏素畏盘龙骁名，即时披靡。时奉叔已大杀虏，得出在外，盘龙不知，乃冲东击西，奔南突北，贼众莫敢当。奉叔见其父久不出，复跃马入阵。父子两匹骑，萦搅数万人，虏众大败。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。形甚羸讷，而临军勇果，诸将莫逮。

永明元年，迁征虏将军、南琅邪太守。三年，迁右卫将军。加给事中。五年，转大司马，加征虏将军、济阳太守。世祖数讲武，常令盘龙领马军，校骑骋稍。后以疾为光禄大夫。寻出为持节、都督兗州缘淮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兗州刺史。进爵为侯。

角城戍将张蒲，与虏潜相勾结，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，载虏二十余人，藏仗笮下，直向城东门，防门不禁，乃登岸拔白争门。戍主皇甫仲贤率军主孟灵宝等三十余人于门拒战，斩三人，贼众被创赴水，而虏军马步至城外已三千余人，阻堑不得进。淮阴军主王僧庆等领五百人赴救，虏众乃退。坐为有司所奏，诏白衣领职。八座寻奏复位。加领东平太守。

盘龙表年老才弱，不可镇边，求解职，见许，还为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世祖戏之曰：“卿著貂蝉，何如兜鍪？”盘龙曰：“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。”十一年，病卒，年七十九。赠安北将军、兗州刺史。

【译文】

周盘龙，北兰陵兰陵人。宋时实行土断政策，兰陵隶属于东平郡。周盘龙胆量过人，尤其善于骑马和射箭。宋前废帝泰始初年，跟随政府军去讨伐赭圻的敌贼，在战斗中奋力拼搏，攻击敌人时总最先到达阵前。多次加官到龙骧将军、积射将军，封爵为晋安县子，食邑四百户。宋明帝元徽二年，桂阳王刘休范在寻阳起兵，周盘龙当时任冗从仆射、骑官主、领马军主，跟随太祖萧道成



守新亭，与屯骑校尉黄回出城南，与贼军对待相持，不久退回到城中，团结在一起抗拒敌军。平定刘休范军后，被任命为南东莞太守，加封前军将军，逐渐升到骁骑将军。后废帝升明元年，出任为假节、督交、广二州军事、征虏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还未去任官，就先平定了石头城司徒袁肇的起兵。第二年，沈攸之被平定，司州刺史姚道和因有异心而被征召，任命周盘龙为督司州军事、司州刺史，假节、将军的官职不变。又改封为沌阳县子。太祖萧道成即位，晋升为右将军。

齐高帝建元二年，北魏进攻寿春，朝廷任命周盘龙为军主、假节，协助豫州刺史桓崇祖放决江水阻挡敌人。周盘龙率领辅国将军张倪的马队和步兵在西部江泽中奋起反击。杀伤敌人数万，俘获其牛马和军用物资。皇帝听说十分高兴，下诏说：“丑恶的鲜卑人自来送死，胆敢进攻寿春，桓崇祖、周盘龙依靠着正义和勇敢，抓住了战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以奋击，从水陆两路追杀和攻击敌人，使敌人尸体漫山蔽野。战斗还不到第二天清晨，西部的敌人已被打败。这实在是将领执行命令的功劳，战士们奋击战斗的力量，所有这些功勋，都应该按照其大小，及时向上报告。”对周盘龙的爱妾杜氏，齐高帝送了她金钗镊二十枚，并亲笔写上“送给周公阿杜”。转官为太子左率。改授持节，军主的官职不变。

第二年，鲜卑军队进攻淮阳，包围角城。在此以前齐高帝派遣了军主成买守卫角城。成买对别人说：“我今日建造角城戍，我儿应当得一子。”人们问他原因？成买答：“角城与鲜卑同在淮河北岸，危险太多了。我岂能够使得鲜卑不敢向南来进攻？我如果不是死于战争，就应该打败鲜卑。我儿子不能为我戴孝作孝子，便应当做个传宗接代的长子。”后来鲜卑包围成买好几圈，齐高帝派领军将军李安民为都督去救援。并命周盘龙说：“对角城和涟口，敌贼开始了再次进攻，西部河道应是空虚的，你可以率领骑兵和步兵到淮阴去靠拢李领军的部队。钟离船只少，只可送衣服武器和数日的粮食，军人应该徒步过淮河。”此时，成买与鲜卑激战，他亲手杀死杀伤无数敌人。次晨早起，忽然发现手中有数升血，就在这一天他战斗而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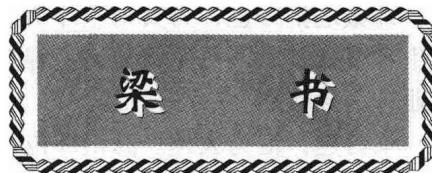
周盘龙的儿子周奉叔一人骑马率领二百余冲锋陷阵，鲜卑军有一万多骑兵从左右两翼向他包围。忽然一骑兵来报告，说周奉叔已战死，周盘龙刚好在吃饭，立刻掷掉筷子，骑上战马，奋起长矛，直冲到敌军阵中，口中大呼“我周公来了！”鲜卑军向来害怕周盘龙的大名，一下子就被周盘龙杀得倒下了。这时周奉叔已经杀了大批敌人后脱射在外，但周盘龙不知，仍然冲东击西，奔南突北边战边找，鲜卑军都不敢抵挡。周奉叔见他的父亲还不出来，再次跃马冲入敌阵。父子两人勇猛战斗，搅乱了数万鲜卑军队，使敌军大败，由此周盘龙父子在北国名声大振。周盘龙看上去并不强壮，也不善言谈，可是在和敌人战斗时却勇敢果断，其他将领都不及他。

永明元年，升为征虏将军。三年，再升为右卫将军，加官给事中。五年，转官大司马，加官征虏将军、济阳太守。齐武帝多次军事演习，常命令周盘龙领马军，

并带着长矛驰骋。后来因病任为光禄大夫。不久离京外出为持节、都督兗州缘淮诸军事、平北将军、兗州刺史。进封为侯爵。

角城戍将张蒲与鲜卑暗中勾结，乘着大雾乘船到清水中小岛上采柴，偷偷载了二十多个鲜卑兵，把兵器藏在竹器中，船直驰城东门，守门兵没有禁止，于是敌人登岸攻下了白争门。戍主皇甫仲贤率领军主孟灵宝等三十余人在门上抵抗战斗，斩了三个敌人，其余敌人带着创伤往水中逃去，而敌人的骑兵和步兵到城外的已经有三千多人，受阻挡而不得前进。这时淮阴军主王僧庆等率领五百余人赶去救援，鲜卑兵才退去。因这件事周盘龙被有关衙门奏劾，皇帝下诏他以平民身份领职。不久尚书八座又奏让恢复职位，加官兼东平太守。

周盘龙上表称自己年老才弱，不能镇守边郡，要求解除职务，朝廷同意，回去任散骑常侍、光禄大夫。齐武帝对他开玩笑说：“你戴貂蝉冠比起打仗时戴的兜鍪盔又有什么感觉？”周盘龙回答说：“这貂蝉冠正是从兜鍪盔发展而来的呀！”永明十一年，病死，年龄七十九岁。下诏赠赐官号安北将军、兗州刺史。



韦睿传

——《梁书》卷十二

【原文】

韦睿字怀文，京兆杜陵人也。自汉丞相贤以后，世为三辅著姓。祖玄，避吏隐于长安南山。宋武帝入关，以太尉掾征，不至。伯父祖征，宋末为光禄勋。父祖归，宁远长史。睿事继母以孝闻。睿兄纂、阐，并早知名。纂、睿皆好学，阐有清操。祖征累为郡守，每携睿之职，视之如子。时睿内兄王憕，姨弟杜恽，并有乡里盛名。祖征谓睿曰：“汝自谓何如憕、恽？”睿谦不敢对。祖征曰：“汝文章或小减，学识当过之。然干国家，成功业，皆莫汝逮也。”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，要睿俱行。梁土富饶，往者多以贿败；睿虽幼，独以廉闻。

宋永光初，袁𫖮为雍州刺史，见而异之，引为主簿。𫖮到州，与邓琬起兵，睿求出为义成郡，故免𫖮之祸。后为晋平王左常侍，迁司空桂阳王行参军，随齐司空柳世隆守郢城，拒荆州刺史沈攸之。攸之平，迁前军中兵参军。久之，为广德令。累迁齐兴太守，本州别驾、长水校尉、右军将军。齐末多故。欲远乡里，求为上庸太守，加建威将军。俄而太尉陈显达、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京师，民心遑骇，未有所定，西土人谋之于睿。睿曰：“陈虽旧将，非命世才；崔颇更事，懦而不武。其取赤族也，宜哉。天下真人，殆兴于吾州矣。”乃遣其二子，自结于高祖。

义兵檄至，睿率郡人伐竹为筏，倍道来赴，有众二千，马二百匹。高祖见睿甚悦，抚几曰：“他日见君之面，今日见君之心，吾事就矣。”义师克郢、鲁，平加

湖，睿多建谋策，皆见纳用。大军发郢，谋留守将，高祖难其人。久之，顾睿曰：“弃骐骥而不乘，焉遑遑而更索？”即日以为冠军将军，江夏太守，行郢州府事。初，郢城之拒守也，男女口垂十万，闭垒经年，疾疫死者十七八，皆积尸于床下，而生者寝处其上，每屋辄盈满。睿料简隐恤，咸为营理，于是死者得埋藏，生者所居业，百姓赖之。

梁台建，征为大理。高祖即位，迁廷尉，封都梁子。邑三百户。天监二年，改封永昌，户邑如先。东宫建，迁太子右卫率，出为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、领历阳太守。三年，魏遣众来伐，率州兵击走之。

四年，王师北伐，诏睿都督众军。睿遣长史王超宗、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，未能拔。睿巡行围栅，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，睿欲击之，诸将皆曰：“向本轻来，未有战备，徐还授甲，乃可进耳。”睿曰：“不然。魏城中二千余人，闭门坚守，足以自保，无故出人于外，必其骁勇者也，若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”众犹迟疑，睿指其节曰：“朝廷授此，非以为饰，韦睿之法，不可犯也。”乃进兵。士皆殊死战，魏军果败走，因急攻之，中宿而城拔。遂进讨合肥。先是，右军司马胡略等至合肥，久未能下，睿案行山川，曰：“吾闻‘汾水可以灌平阳，绛水可以灌安邑’，即此是也。”乃堰肥水，亲自表率，顷之，堰成水通，舟舰继至。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，睿先攻二城，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，众惧不敌，请表益兵。睿笑曰：“贼已至城下，方复求军，临难铸兵，岂及马腹。且吾求济师，彼亦征众，犹如吴益巴丘，蜀增白帝耳。‘师克在和不在众’，古之义也。”因与战，破之，军人少安。

初，肥水堰立，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，魏攻陷怀静城，千余人皆没。魏人乘胜至睿堤下，其势甚盛，军监潘灵祐劝睿退还巢湖，诸将又请走保三叉。睿怒曰：“宁有此邪！将军死绥。有前无却。”因令取缴扇麾幢，树之堤下，示无动志。睿素羸，每战未尝骑马，以板舆自载，督厉众军。魏兵凿堤，睿亲与争之。魏军少却，因筑垒于堤以自固。睿起斗舰，高与合肥城等，四面临之。魏人计穷，相与悲哭，睿攻具既成，堰水又满，魏救兵无所用。魏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，中弩死，城遂溃。俘获万余级，牛马万数，绢满十间屋，悉充军赏。睿每昼接客旅，夜算军用，三更起张灯达曙，抚循其众，常如不及，故投募之士争归之。所至顿舍修立，馆宇藩篱墙壁，皆应准绳。

合肥既平，高祖诏众军进次东陵。东陵去魏甓城二十里，将会战，有诏班师。去贼既近，惧为所蹑，睿悉遣辎重居前，身乘小舆殿后，魏人服睿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军而还。至是迁豫州于合肥。

五年，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，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，众兵百万，连城四十余。高祖遣征北将军曹景宗，都督众军二十万以拒之。次邵阳洲，筑垒相守，高祖诏睿率豫州之众会焉。睿自合肥迳道由阴陵大泽行，值涧谷，辄飞桥以济师。人畏魏军盛，多劝睿缓行。睿曰：“钟离今凿穴而处，负户而汲，车驰卒奔，犹恐其后，而况缓乎！魏人已堕吾腹中，卿曹勿忧也。”旬日而至邵阳。初，高祖敕景宗曰：“韦睿，卿之乡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，礼甚谨。高祖闻之，曰：“二将和，师

必济矣。”睿于景宗营前二十里，夜掘长堑，树鹿角，截洲为城，比晓而营立。元英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！”明旦，英自率众来战，睿乘素木舆，执白角如意麾军，一日数合，英甚惮其强。魏军又夜来攻城，飞矢雨集，睿子黯请下城以避箭，睿不许。军中惊，睿于城上厉声呵之，乃定。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，树栅数百步，跨淮通道。睿装大舰，使梁郡太守冯道根、庐江太守裴邃、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。值淮水暴涨，睿即遣之，斗舰竞发，皆临敌垒，以小船载草，灌之以膏，从而焚其桥。风怒火盛，烟尘晦冥，敢死之士，拔栅砍桥，水又漂疾，倏忽之间，桥栅尽坏。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战，军人奋勇，呼声动天地，无不一当百，魏人大溃。元英见桥绝，脱身遁去。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，斩首亦如之。其余释甲稽颡，乞为囚奴，犹数十万。所获军实牛马，不可胜计。睿遣报昌义之，义之且悲且喜，不暇答语，但叫曰：“更生！更生！”高祖遣中书郎周捨劳军于淮上，睿积所获于军门，捨观之，谓睿曰：“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。”以功增封七百户，进爵为侯，征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

七年，迁左卫将军，俄为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秩中二千石。会司州刺史马仙琕北伐还军，为魏人所蹑，三关扰动，诏睿督众军援焉。睿至安陆，增筑城二丈余，更开大堑，起高楼。众颇讥其示弱，睿曰：“不然，为将当有怯时，不可专勇。”是时元英复追仙琕，将复邵阳之耻，闻睿至，乃退，帝亦诏罢军。明年，迁信武将军、江州刺史。九年，征员外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累迁左卫将军、太子詹事，寻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十三年，迁智武将军、丹阳尹，以公事免。顷之，起为中护军。

十四年，出为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初，睿起兵乡中，客阴儁光泣止睿，睿还为州，儁光道候睿，睿笑谓之曰：“若从公言，乞食于路矣。”饷耕牛十头。睿于故旧，无所遗惜，士大夫年七十以上，多与假板县令，乡里甚怀之。十五年，拜表致仕，优诏不许。十七年，征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寻给鼓吹一部，入直殿省。居朝廷，恂恂未尝忤视，高祖甚礼敬之。性慈爱，抚孤兄子过于己子，历官所得禄赐，皆散之亲故，家无余财。后为护军，居家无事，慕万石、陆贾之为人，因画之于壁以自玩。时虽老，暇日犹课诸儿以学。第三子棱，尤明经史，世称其洽闻，睿每坐棱使说书，其所发擿，棱犹弗之逮也。高祖方锐意释氏，天下



咸从风而化；睿自以信受素簿，位居大臣，不欲与俗俯仰，所行略如他日。

普通元年夏，迁侍中、车骑将军，以疾未拜。八月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九。遗令薄葬，敛以时服。高祖即日临哭甚恸。赐钱十万，布二百匹，东园秘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袭，丧事取给于官，遣中书舍人监护。赠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曰“严”。

初，邵阳之役，昌义之甚德睿，请曹景宗与睿会，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。景宗掷得雉，睿徐掷得卢，遽取一子反之，曰“异事”，遂作塞。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捷，睿独居后，其不尚胜率多如是，世尤以此贤之。子放、正、棱、黯，放别有传。

【译文】

韦睿，字怀文，是京兆杜陵人。韦家自汉代丞相韦贤以后世代为三辅地区名门望族。祖父韦玄，为逃避做官隐居在长安南山。宋武帝刘裕入关中，曾授予他太尉的官职，但他没有应召。伯父韦祖征，在宋末任光禄勋。父亲韦祖归，任宁远长史。韦睿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。他的哥哥韦纂、韦阐，都很早就有些名声。韦纂、韦睿都勤学不倦，而韦阐则品德高尚。韦祖征接连升官为郡守，每次携带韦睿上任，总把他看成自己的儿子。当时韦睿的妻兄王憕、姨弟杜恽，在乡里都享有盛名。韦祖征对韦睿说：“你自己以为比起憕、恽来怎么样？”韦睿不敢回答。祖征说：“你文章比起他们来略为逊色，学识则超过他们，若为国家建立功业，他们都比不上你呀。”表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，要韦睿一起去。梁州这个地方丰饶富裕，前任官吏大多受贿而身败名裂；韦睿当时虽然还年青，却以清廉而闻名。

宋前废帝永光初年，袁𫖮出任雍州刺史，见韦睿后非常惊喜，任为雍州主簿。袁𫖮到雍州，与邓琬一起发兵反叛朝廷，韦睿谋求到义成郡任事，因而避免了一场灾祸。后被任命为晋平王刘休佑左常侍，晋升为司空桂阳王刘休范参军，随齐朝司空柳世隆守郢城，对抗荆州刺史沈攸之。宋末沈攸之的叛乱平定后，升为前军中兵参军。过了一段时期，任广德县令。又接连升迁为齐兴太守、本州别驾、长水校尉、右军将军。齐朝末年社会动荡，韦睿不想远离家乡，要求担任上庸太守，加建威将军。不久，太尉陈显达、护军将军崔慧景起兵，直通京师，人心惶恐，不知所措。西部地区的人们请韦睿出谋划策，韦睿说：“陈显达虽然是老将，但没有济世之才，崔慧景常更换主子，懦弱而不果敢，他们遭至灭族之灾，也是活该。天下的真命天子，将要出现在我们的州了。”于是派遣第二子，去联络和投靠梁武帝。

梁武帝起兵后，檄文到郡，韦睿率领郡中百姓砍竹造筏，迅速赶来，共有二千人，二百匹马。梁武帝见到韦睿十分高兴，抚着桌案说：“前日只见到你的面，今日才理解你的心，我的事业能够成功了。”梁武帝的大军攻克郢、鲁，平定加湖，韦睿多次出谋划策，都被采纳。大军从郢出发，要留有守将，梁武帝感到难找人选，过了很久，回头对韦睿说：“放着千里马而不骑，何必再惶

惶然去寻找？”当天就任命韦睿为江夏太守，行郢州府事。最初，在保卫郢城时，城内男女有近十万，闭关守城一年多，因疾病瘟疫而死者十有七八，都把尸体堆积在床下，而活人则睡在上面，每个房屋都堆满了尸体，韦睿政策简有，体恤百姓，亲自妥善治理，使死去的人都得到安葬，活着的人安居乐业，取得了百姓的信赖。

梁朝建国后，韦睿被征召为大理。梁武帝即位，升为廷尉，封爵都梁子，食邑三百户。梁天监二年，改封到永昌，户邑数照旧不变。东宫建立后，升为太子右卫率，又外出为辅国将军、豫州刺史、统领历阳太守。天监三年，北魏派兵来侵犯，韦睿率领州兵击退了他们。

天监四年，梁军北伐，诏命韦睿都督众军。韦睿派长史王超宗、梁郡太守冯道进攻北魏的小岘城，未能攻克。韦睿在围城的木栅周围巡视，城中忽然有数百人出城，韦睿想攻击他们，各位将领都说：“我们这次轻装而来，没有作战斗的准备，让我们回去穿上盔甲后，再向他们进攻。”韦睿说“不对。北魏城中共二千余人，关闭城门固守，足以自保，现在无故出城于外，必然是其中骁勇的人，如果能挫败他们，这城就自然可以攻克。”众将仍犹豫不决，韦睿指着手中的符节：“朝廷授于此物，不是为了装饰，我的命令，是不能违抗的。”于是向魏军发起进攻，将士们都拚死而战，魏军果然都大败而逃。韦睿率众将士乘胜追击，到第二天晚上把小岘城攻下了。于是进讨合肥。早先，右军司马胡略攻打合肥，久攻不下，韦睿查看地图上的山川，说：“我听说‘汾水可以灌平阳，绛水可以灌安邑’，这里也是这样。”于是在肥水上修筑堤坝，韦睿以自身作则带头劳动。不久，堤坝筑成河水贯通，舟舰相继来到。北魏初曾在合肥东西部分别筑起两小城，韦睿先攻两城。不久北魏将领杨灵胤率领五万大军突然前来增援，大家都十分恐惧，请求增兵。韦睿说：“贼军已兵临城下，再去请救兵，好像碰到危难再去铸造兵器，哪里还来得及？而且我们去求援军，他们也会这样，好像吴国增兵巴丘，蜀国增兵白帝。‘克敌致胜的原因在于人和而不在人多’，这是自古以来的经验。”于是发起了战斗，打败了敌人，军队稍稍安定。

先前，肥水堰建立时，韦睿命军主王怀静在岸上筑城防守它，北魏军队攻下了此城，千余人被杀被俘。魏军乘胜到达韦睿的堤下，其兵锋很盛，军监潘灵祐劝韦睿退还巢湖，其他诸将又请求退守三叉。韦睿发怒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《司马法》云：‘将军因退军而死。’只能前进，不准后退。”于是命令把旌旗仪仗，树立在堤下，表示决心不走。韦睿素来体弱，每次作战都不骑马，而是坐在抬舆上指挥，但这次北魏军来破河堤，韦睿亲自出来与之争战，魏军稍为退却，他就在堤上修筑营垒以加强防御。韦睿造起战船，其高度相当于合肥城，从四面居高临下。北魏军队毫无办法，相互对着痛哭起来。韦睿造好了进攻的武器，堰水又满，魏军已不起作用。魏守将杜元伦登城指挥督促战斗，中箭而死，于是合肥城被攻陷，俘虏和杀死敌人一万多、牛马上万匹，满屋的绢共十间，所有这些都赏赐给了兵将。韦睿白天接待客人，夜半研读军书，从三更开始掌灯直到天明。他安抚部下，常恐不周，因而人们争先恐后来归附。所到

之处，建立居所，其藩篱墙壁，都有一定标准。

合肥平定后，梁武帝命令众军进驻东陵。东陵距魏壁城二十里。将要开战时，有诏书下来要求回军。怕敌人从后面追来，韦睿把军用物资安排在最前方，自己坐追击轿在最后压阵，魏军畏惧韦睿的勇猛，远望着他退走而不敢追击。于是韦睿全军而还。至此，把豫州治所迁到了合肥。

天监五年，北魏中山王元英进攻北徐州，包围了在钟离的刺史昌义之，号称百万之众，连城四十余座。梁武帝派征北将军曹景宗，率兵二十万去抵抗他。到了邵阳洲，修筑防守，梁武帝诏命韦睿率领豫州的军队前去会师。韦睿从合肥取道阴陵大泽北行，遇水架桥而过。众人惧怕魏军强盛，多劝韦睿慢行。韦睿说：“钟离现在在挖洞住人，头顶门板取水，我们飞奔前去还怕后到，怎么能缓慢呢！魏人已落到我们的圈套中，你们不要担忧。”仅十天时间就到了邵阳。先前，梁武帝对曹景宗说：“韦睿在你们乡中属名门望族，应该敬重他。”曹景宗见到韦睿后，十分礼敬。梁武帝知道后，说：“两将和睦，军队必然能胜利。”韦睿在曹景宗营前二十里，连夜挖掘长沟，树立起木栅，垒土筑城，到第二天破晓营垒已经建立。元英知道后大惊，用杖击地，说：“这是何处来的神呀！”次日一早，元英亲自率领部众来攻，韦睿乘白色木桥，手拿白角如意指挥军队，一天大战几个回合，元英害怕其强而退走。晚上魏军又来攻城，飞矢像雨点般落下来，韦睿儿子韦黯要求下城避箭，韦睿不许。军队中出现惊乱，韦睿在城上厉声喝斥，总算安定下来。北魏军队早先在邵阳洲两岸设有两座桥，树立木栅数百步，在淮河上造成了通道。韦睿建造了巨大的战船，命令梁郡太守冯道根、庐江太守裴邃、秦郡太守李文钊等率领水军。等到淮河水暴涨时，即令战船迅速出发，逼近魏军营垒，再用小船装满干草，灌浇油膏，然后点火焚烧魏军桥梁。此时狂风怒吼，风挟火势，火借风势，霎时浓烟滚滚，尘埃飞扬，挡住了天色。一些敢死队的士兵，拔栅砍桥，再加上水流湍急，转眼间，桥梁完全坍坏。而冯道根等都身先士卒，与敌人搏斗，士兵们个个奋勇杀敌，喊声惊天动地，没有一个不以一当百。北魏军队彻底溃败。元英见桥已断，孤身偷偷溜走。魏军在逃命中落水而死的有十多万，被斩首的也相当此数。其余放下武器叩头求降，成为囚犯和奴隶的，还有数十万。所缴获的军用物资、牛马等，不可胜数。韦睿派人上报昌义之，昌义之又悲又喜，不及回答，只是叫嚷：“我们再生了，我们再生了！”梁武帝派中书郎周捨到淮河上去慰劳军队，韦睿把所有战利品堆在军门外，周捨看了，对韦睿说：“你这次的收获与熊耳山相比肩了。”因这次功劳增封给韦睿食邑七百户，并加封为侯爵，召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。

天监七年，韦睿升为左卫将军，不久为安西长史、南郡太守，秩禄年满二千石。刚好司州刺史马仙碑北伐回军，被北魏军所追，三关扰动，梁武帝命韦睿督领众军前去增援。韦睿到安陆，加筑城墙二丈多，又挖掘堑壕，筑起高楼，大家都讥笑他在敌人面前表示软弱。韦睿说：“不对。做将领应当有胆怯的时候，不可以一意勇猛。”此时元英正在追击马仙碑，试图一雪邵阳洲失败的耻辱，听说韦睿到来，

方才退兵。梁武帝也命韦睿回军。第二年，韦睿升为信武将军、江州刺史。天监九年，召为员外散骑常侍、右卫将军，接连加官升到左卫将军、太子詹事，不久加官通直散骑常侍。天监十三年，升为智武将军、丹阳尹，后因公事而免职。不久，又起用为中护军。

天监十四年，出任为平北将军、宁蛮校尉、雍州刺史。早先，韦睿在乡中起兵，宾客阴儒光哭着劝阻韦睿，现韦睿回到家乡任州刺史，阴儒光前来问候，韦睿笑着对他说：“如果当时听从你的话，我要在路上讨饭了”说罢赠送给他十头耕牛。韦睿对于乡里的亲朋故旧，毫不吝啬，士大夫年龄在七十以上的，大多和他一齐摄代过具令，因此乡里人都很怀念他。天监十五年，上表要求退休，梁武帝下诏不许。天监十七年，召为散骑常侍、护军将军，不久赐给鼓吹乐队一部，在宫中值班。韦睿在朝廷中，为人厚道从不怒目而视。梁武帝很敬重他。韦睿性格慈祥爱人，抚养已成孤儿的侄子胜过自己的儿子，他历次任官所得的俸禄和赏物，都散发赠与亲戚故旧，家里没有多余财物。后来被任为护军，在家里没有事，因为仰慕万石、陆贾的为人，因而把他们的像画在墙上而欣赏。当时年虽已老，在空闲的时候仍然给诸子授课讲学。第三子韦棱，对五经史书尤其熟悉，当时人称他博古通今，韦睿经常坐着让韦棱讲述书的内容，韦睿对文章疑难之义的阐述解释，韦棱也比不上。梁武帝当时正迷信佛教，全国也流行这股风气，而韦睿对于信佛一向较淡薄，而身为大臣，又不愿和众人同声附和，所以言谈举止与往日不同。

梁武帝普通元年夏天，升为侍中、车骑将军，因病没有拜受。八月，死于家中，时年七十九岁。遗言薄葬，大敛用平时衣服。梁武帝当日前往看望，哭得非常悲痛。赐钱十万，布二百匹，东园署的棺木，朝服一具，衣一袋。丧事的费用都由官府支给。派中书舍人监护。追赠为侍中、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谥号为“严”。

当初，邵阳洲之役，昌义之非常感德于韦睿，请曹景宗与睿相见，拿出二十万钱在徐州府赌博，曹景宗掷得“雉”，睿后掷得“卢”，急忙取一下子反过来，说道“怪事”，于是得于“塞”。曹景宗当时与其他将帅争先报捷邀功，睿唯独在后，他的不喜欢争胜的性格，大多是与这次赌博一样。世人因此而更敬重他。



后主本纪

——《陈书》卷六

【原文】

后主讳叔宝，字元秀，小字黄奴；高宗嫡长子也。梁承圣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。明年，江陵陷，高宗迁关右，留后主于穰城。天嘉三年，归京师，立为安成王世子。天康元年，授宁远将军，置佐史。光大二年，为太子中庶子，寻迁侍中，余如故。太建元年正月甲午，立为皇太子。

十四年正月甲寅，高宗崩。乙卯，始兴王叔陵作逆，伏诛。丁巳，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。诏曰：“上天降祸，大行皇帝奄弃万国，攀号搢踊，无所迨及。朕以哀茕，嗣膺宝历。若涉巨川，罔知攸济，方赖群公，用匡寡薄。思播遗德，覃被亿兆，凡厥遐迩，咸与惟新。可大赦天下。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为父后者，并赐爵一级。孤老鳏寡不能自存者，赐谷人五斛、帛二匹。”癸亥，



以侍中、翊前将军、丹阳尹长沙王叔坚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右卫将军萧摩诃为车骑将军、南徐州刺史，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樊毅进号征西将军，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任忠进号镇南将军，护军将军沈恪为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平西将军鲁广达进号安西将军，仁武将军、丰州刺史章大宝为中护军。乙丑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宫曰弘范。丙寅，以冠军将军晋熙王叔文为宣惠将军、丹阳尹。丁卯，立弟叔重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祀。己巳，立妃沈氏为皇后。辛未，立皇弟叔俨为寻阳王，皇弟叔慎为岳阳王，皇弟叔达为义阳王，皇弟叔熊为巴山王，皇弟叔虞为武昌王，壬申，侍中、中权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鄱阳王伯山进号中权大将军，军师将军、尚书左仆射晋安王伯恭进号翊前将军、侍中，翊右将军、中领军庐陵王伯仁进号安前将军，镇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进号征南将军，平南将军、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进号安南将军。以侍中、中书监、安右将军徐陵为左光禄大夫，领太子少傅。甲戌，设无导大会于太极前殿。

三月辛亥，诏曰：“躬推为劝，义显前经，力农见赏，事昭往诰。斯乃国储是资，民命攸属，丰俭隆替，靡不由之。夫入赋自古，输藁惟旧，沃饶贵于十金，硗确至于三易，腴墳既异，盈缩不同。诈伪日兴，簿书岁改。稻田使者，著自西京，不实峻刑，闻诸东汉。老农惧于祗应，俗吏因以侮文。辍未成群，游手为伍，永言妨蠹，良可太息。今阳和在节，膏泽润下，宜展春耨，以望秋坻。其有新辟塍畎，进垦蒿莱，广袤勿得度量，征租悉皆停免。私业久废，咸许占作，公田荒纵，亦随肆勤。倘良守教耕，淳民载酒，有兹督课，议以赏擢。外可为格班下，称朕意焉。”癸亥，诏曰：“夫体国经野，长世字氓，虽因革倘殊，驰张或异，至于旁求俊乂，爰逮侧微，用适和羹，是隆大夏，上智中主，咸由此术。朕以寡薄，嗣膺景祚，虽哀疚在躬，情虑愍舛，而宗社任重，黎庶务殷，无由自安拱默，敢忘康济，思所以登显髦彦，式备周行。但空劳宵梦，屡勤史卜，五就莫来，八能不至。是用申旦凝虑，景夜损怀，岂以食玉炊桂，无因自达？将怀宝迷邦，感思独善？应内外众官九品正上，可各荐一人，以会汇征之旨。且取备实难，举长或易，小大之用，明言所施，勿得南箕北斗，名而非实。其有负能仗气，摈压当时，著《宾戏》以自怜，草《客嘲》以慰志，人生一世，逢遇诚难，亦宜去此幽谷，翔兹天路，趋铜施以观国，望金马而来庭，便当随彼方圆，饬之矩矱。”又诏曰：“昔睿后宰民，哲王御寓，虽德称汪涉，明能普烛，犹复纡己乞言，降情访道，高咨岳牧，下听輿台，故能政若神明，事无悔吝。朕纂承丕绪，思隆大业，常惧九重已邃，四聪未广，欲听昌言，不疲奔足，若逢廷折，无惮批鳞。而口柔之辞，倘闻于在位，腹诽之意，或隐于具僚，非所以弘理至公，缉熙帝载者也。内外卿士文武众司，若有智周政术，心练治体，救民俗之疾苦，辩禁网之疏密者，各进忠谠，无所隐讳。朕将虚己听受，择善而行，庶深鉴物情，匡我王度。”己巳，以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新除翊前将军晋安王伯恭为安南将军、湘州刺史，新除翊左将军、永阳王伯智为尚书仆射，中护军章大宝为丰州刺史。

夏四月丙申，立皇子永康公胤为皇太子，赐天下为父后者爵一级，王公已下赉帛各有差。庚子，诏曰：“朕临御区宇，抚育黔黎，方欲康济浇薄，蠲省繁费，奢

僭乖衷，实宜防断。应镂金银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属，及布帛幅尺短狭轻疏得，并伤财废业，尤成蠹患。又僧尼道士，挟邪左道，不依经律，民间淫祀妖书诸珍怪事，详为条制，并缘禁绝。”癸卯，诏曰：“中岁克定淮、泗，爰涉青、徐，彼土酋豪，并输罄诚款，分遣亲戚，以为质任。今旧土沦陷，复成异域，南北阻远，未得会同，念其分乖，殊有爱恋。夷狄吾民，斯事一也，何独讥禁，使彼离析？外可即检任子馆及东馆并带保任在外者，并赐衣粮，颁之酒食，遂其乡路，所之阻远，便发遣船仗卫送，必令安达。若已预仕宦及别有事义不欲去者，亦随其意。”

六月癸酉朔，以明威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孙煚为中护军。

秋七月辛未，大赦天下。是月，江水色赤如血，自京师至于荆州。

八月癸未夜，天有声如风水相击。乙酉夜亦如之。丙戌，以使持节、都督缘江诸军事、安西将军鲁广达为安左将军。

九月丙午，设无导大会于太极殿，舍身及乘舆御服，大赦天下。辛亥夜，天东北有声如虫飞，渐移西北。乙卯，太白昼见。丙寅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司空，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。

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，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嗣守鸿基，哀茕切虑，疹恙缠织，训俗少方，临下靡算，惧甚践冰，栗同驭朽。而四气易流，三光遄至，纓绂列陛，玉帛充庭，具物匪新，节序疑旧，缅思前德，永慕昔辰，对轩闼而哽心，顾宸筵而慷慨。思所以仰遵遗构，俯励薄躬，陶铸九流，休息百姓，用弘宽简，取叶阳和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太建十五年为至德元年。”以征南将军、江州刺史、新除开府仪同三司豫章王叔英为中卫大将军，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，征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东扬州刺史司马消难进号车骑将军，宣惠将军、丹阳尹晋熙王叔文为扬州刺史，镇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任忠为领军将军，安左将军鲁广达为平南将军、南豫州刺史，祠部尚书江总为吏部尚书。癸卯，立皇子深为始安王。

二月丁丑，以始兴王叔重为扬州刺史。

夏四月戊辰，交州刺史李幼荣献训象。己丑，以前轻车将军、扬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江州刺史。

秋八月丁卯，以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长沙王叔坚为司空。

九月丁巳，天东南有声如虫飞。

冬十月丁酉，立皇弟叔平为湘东王，叔敖为临贺王，叔宣为阳山王，叔穆为西阳王。戊戌，侍中、安右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少傅徐陵卒。癸丑，立皇弟叔俭为南安王，叔澄为南郡王，叔兴为沅陵王，叔韶为岳山王，叔纯为新兴王。

十二月丙辰，头和国遣使献方物。司空长沙王叔坚有罪免。戊午夜，天开自西北至东南，其内有青黄色，隆隆若雷声。

二年春正月丁卯，分遣大使巡省风俗。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鲁广达进号安南将

军。癸巳，大赦天下。

夏五月戊子，以尚书仆射永阳王伯智为平东将军、东扬州刺史，轻车将军、江州刺史晋熙王叔文为信威将军、湘州刺史，仁威将军、扬州刺史始兴王叔重为江州刺史，信武将军、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为扬州刺史，吏部尚书江总为尚书仆射。

秋七月戊辰，以长沙王叔坚为侍中、镇左将军。壬午，太子加元服，在位文武赐帛各有差，孝悌力田为父后者各赐一级，鳏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谷五斛。

九月癸未，太白昼见。

冬十月己酉，诏曰：“耕凿自足，乃曰淳风，贡赋之兴，其来尚矣。盖《由庚》极务，不获已而行焉。但法令滋章，奸盜多有，俗尚浇诈，政鲜惟良。朕日旰夜分，矜一物之失所，泣辜罪已，愧三千之未措。望订初下，使强荫兼出，如闻贫富均起，单弱重弊，斯岂振穷扇竭之意欤？是乃下吏箕敛之苛也。故云：‘百姓不足，君孰与足。’自太建十四年望订稍调逋未入者，并悉原除。在事百僚，辩断庶务，必去取平允，无得便公害民，为己声绩，妨紊政道。”

十一月丙寅，大赦天下。壬申，盘盘国遣使献方物。戊寅，百济国遣使献方物。

三年春正月戊午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午，以镇左将军长沙王叔坚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，征西将军、荆州刺史樊毅为护军将军，守吏部尚书、领著作陆琼为吏部尚书，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加特进。

三月辛酉，前丰州刺史章大宝举兵反。

夏四月庚戌，丰州义军主陈景详斩大宝，传首京师。

秋八月戊子夜，老人星见。己酉，以左民尚书谢仙为吏部尚书。

九月甲戌，特进、金紫光禄大夫袁敬卒。

冬十月己丑，丹丹国遣使献方物。

十一月己未，诏曰：“宣尼诞膺上哲，体资至圣，祖述宪章之典，并天地而合德，乐正《雅》《颂》之奥，与日月而偕明，垂后昆之训范，开生民之耳目。梁季湮微，灵寝忘处，鞠成茂草，三十余年，敬仰如在，永惟忾息。今《雅》道雍熙，《由庚》得所，断琴故履，零落不追，阅笥开书，无因循复。外可详之礼典，改筑旧庙，蕙房桂栋，咸使惟新，芳繁洁潦，以时飨奠。”辛巳，舆驾幸长干寺，大赦天下。

十二月丙戌，太白昼见。辛卯，皇太子出太学，讲《孝经》，戊戌，讲毕。辛丑，释奠于先师，礼毕，设金石之乐，会宴王公卿士。癸卯，高丽国遣使献方物。是岁，萧岿死，子琮代立。

四年春正月甲寅，诏曰：“尧施谏鼓，禹拜昌言，求之异等，久著前无，举以淹滞，复闻昔典，斯乃治道之深规，帝王之切务。朕以寡昧，丕承鸿绪，未明虚己，日旰兴怀，万机多紊，四聪弗达，思闻蹇谔，采其谋计。王公已下，各荐所